

唐诗鼓吹评注

〔清〕钱牧斋何义门评注
韩成武贺严孙微点校



河北大学出版社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诗鼓吹评注/(清)钱牧斋,(清)何义门评注;韩成武,贺严,孙微
点校.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7(2010.1重印)

ISBN 978 - 7 - 81028 - 661 - 9

I. 唐… II. ①钱… ②何… ③韩… ④贺… ⑤孙… III. 唐诗 - 注释
②唐诗 - 文学评论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1407 号

唐诗鼓吹评注

责任编辑 杨金花 韩 宁

责任印制 闻 利

出版发行 河北大学出版社 贵州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362 千字

印 张 36

定 价 50.00 元

说 明

唐诗，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鼎盛时期而产生的一个奇迹，千百年来，受到不同时期、不同阶层人士的喜爱，成为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唐代诗人辈出，仅《全唐诗》所录就达二千多人；唐诗更是浩如烟海，现存近五万首，这就给阅读唐诗的人带来很大的不便，使一般读者产生望洋兴叹之感。好在自唐代始，各种唐诗选本就开始大量涌现，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的唐诗选本就有五百多种。这些唐诗选本为传播、普及唐诗发挥了重要作用，一部《唐诗三百首》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童叟皆知的读物。

唐诗选本在《四库全书》中归入总集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谈到总集类别时说：“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从总体来看，四库馆臣的总结是有道理的，但若细加辨析，又远非那么简单。唐诗选本的兴起，有多种原因，唐诗选本的类别也因之而异。其一，选诗，是为了标宗明派，用选诗来宣扬自己的文学主张，此类选本在明清比较突出，如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完全是出于竟陵派幽深孤峭的意趣，王士禛《唐贤三昧集》贯彻了神韵派隽永超诣的主张。其二，选诗虽无明确目的，但因审美趣味使然，选诗体现出了个人的审美爱好。如唐芮挺章编选的《国秀集》，选诗多温婉流丽，唐殷璠《河岳英灵集》崇尚风骨，都属此类。其三，选诗主要是为了普及，或属童蒙读物之类，如《唐诗三百首》。这些唐诗选本，无论编选目的如何，类别有何不同，但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它们都属于不同时期与文学发展密切相关的文学现象；而从文学传播学的角度看，它们都为唐诗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仅为广大读者所重视，也应引起治文学史者的重视。

建国以后，有些旧的唐诗选本经过整理重新出版，如《唐诗三百

首》、《唐诗别裁》、《唐诗品汇》、《唐宋诗醇》、《唐诗评选》等。但众多的唐诗选本还尘埋于图书馆的书库中，难以和读者见面。有些选本，即使是研究唐诗的学者也难觅芳踪。这就如同金埋沙石、珠藏川渎，应用的价值未能得到发挥。更何况有些选本或孤存、或罕见、或虫蠹风蚀，亟须抢救。所以整理和出版唐诗选本，当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这套历代唐诗选本丛书的出版目的，即在于斯。但是，限于编选者的条件，对现存的唐诗选本尚不能进行全面清理，所以也只能仅就我们可见并认为尚有价值的选本进行整理出版，这就难免多有遗珍之憾。好在来日方长，一部一部做下来，积之有日，或小有成绩。

为方便读者阅读，本丛书统一体例如下：

- 一、选本的诗歌正文，用《全唐诗》对校，遇有异文，出以校记。
- 二、注文、评语，无论夹注、夹评与眉批，一律移至诗后，以序号标明注文所在，评语置于注文后面。
- 三、用标点符号标点诗的正文、注文和评语。注文、评语中的脱衍讹误之字，参照其他版本给以改正。
- 四、采用规范化简体字排印，为避免歧义，酌用个别繁体、异体字。

詹福瑞

前　言

《唐诗鼓吹》是一部特色鲜明、影响较大的唐诗选本。说它特色鲜明，是因为它只选唐人七律，且以中晚唐作品为主；说它影响较大，是它自问世之后，出现了不少注释本、解评本，如元代郝天挺《注唐诗鼓吹》，明代廖文炳《唐诗鼓吹注解大全》，清代钱朝薰、王俊臣、王清臣、陆贻典《唐诗鼓吹笺注》，钱谦益、何义门《唐诗鼓吹评注》，朱三锡《东岩草堂评定唐诗鼓吹》，以及民国时期吴汝纶《评点唐诗鼓吹》等，可谓世代绵联不绝。而且，这种按诗体选编诗歌的做法，对后世影响亦大，元代方回选编《瀛奎律髓》，所选者均为唐宋五律、七律，而清代金圣叹选编的《贯华堂选批唐才子书七言律》，从选诗体式到作者取舍、选篇轻重以及选篇总数，无不显示出参从《唐诗鼓吹》的痕迹。

《唐诗鼓吹》共10卷，选唐诗人96家、作品597首。对中晚唐诗人许浑、薛逢、陆龟蒙、皮日休、杜牧、李商隐、谭用之等七律作品选录为多。所选作品多为伤时感怀之作，较准确地反映了部分中晚唐诗人的创作面貌。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政治、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外族入侵，藩镇猖獗，权臣当道，民不聊生。唐诗的青春浪漫岁月已成过去，感伤现实开始成为诗坛的基本精神。由杜甫开创的用七律反映社会民生苦难现实的做法，已被许多中晚唐诗人所继承。该书的编者将一些忧时情怀较为浓烈的七律作品收入选本，如许浑《咸阳城西门晚眺》所写“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对当时风雨飘摇的国势作出艺术概括；薛能《汉南春望》所写“几处松筠烧后死，谁家桃李乱中开？”对战乱中的田园荒废景象作了痛心的描绘；李商隐《马嵬》所写“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是晚唐人对导致大唐衰落的玄宗皇帝的反思和讽刺；司空图《浙上》所写“愁看地色连空色，静听歌声似哭声。红蓼满村人不在，青山绕槛路难平。”写的是靠近京都的“西北乡关”的景象，读来令人毛骨悚然；韩偓的几首记乱诗如《伤乱》

《途中经野塘》《避地寒食》等，写遭逢军阀战乱、流寓他乡之苦，“故国几年犹战斗，异乡终日见旌旗。交亲流落身羸病，谁在谁亡两不知。”笔墨亦十分沉痛；杜牧《洛阳》所写“侯门草满置寒兔，洛浦沙深见塞鸿。”描画出东都洛阳的衰残；刘沧《长洲怀古》写金陵的荒废：“千年事往人何在，半夜月明潮自来。白鸟影从江树没，清猿声入楚云哀。”等等。这些诗篇再现了中晚唐时期的社会面貌，抒发了诗人悲慨凄凉的心曲，具有认识价值。当然，选本还间或收录娱情悦志的篇什，这是唐代诗人生活的丰富性在创作中的反映，选编者照顾到内容上的这个层面，是有益的。

关于《唐诗鼓吹》的选编者为谁，历史上曾有不同说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该书“不著编辑者名氏。据赵孟頫序称为金元好问所编，其门人中书左丞郝天挺所注”。赵孟頫在郝天挺《注唐诗鼓吹》序中，极称该本选诗精美，认为“非遗山不能尽去取之工”。遗山是元好问的号，则赵氏认定此书为元氏所编无疑。赵序又极称郝注之精湛，其所以能如此，是因为“郝公当遗山先生无恙时，尝学于其门，其亲得于指授者，盖不止于诗而已”。这又说明遗山与天挺为师生关系。但也有人对此书的编者持有异议，如沈德潜在《说诗啐语》、罗汝怀在《七律流别集述意》中均对元氏说提出质疑，但缺乏有力的证据。钱谦益在《唐诗鼓吹评注》序文中作了一番思辨，他说：“余谛观此集，探珠搜玉，定出良工哲匠之手。遗山之称诗，主于高华鸿朗，激昂痛快，其指意与此集符合，当是遗山巾箱箧衍吟赏记录。好事者重公之名，缮写流传，名从主人，遂以遗山传也。”钱氏从此书所选作品符合元氏论诗“主于高华鸿朗，激昂痛快”的角度，确定为元氏“巾箱箧衍吟赏记录”，这种推断是科学的。我们还可以从该书选诗重于伤时感怀这一点，为元氏说提供佐证。元好问（1190—1257）生活在金、元交际，在蒙古军的铁蹄之下，饱尝了丧乱之苦，也激发了强烈的爱国思想，他的诗作忠实地反映了金亡前后的战乱时代，以悲壮深沉的感情唱出了一代人民的亡国之痛。清人赵翼说：“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理由是他的这些律诗“感时触事”，“事关家国”，“沉挚悲凉，自成声调”。（见《瓯北诗话》）元氏律诗“感时触事”，正与中晚唐这些“伤时感怀”的律诗精神相合，可以认为，元氏选编唐人此种律诗，是借他人之酒以浇胸中块垒，寄托自己的

伤时之思。其后，清人翁方纲又为元氏说提出有力佐证，在所著《石洲诗话》卷五中说：“曹兑斋《读唐诗鼓吹》云：‘不经诗老遗山手，谁解披沙拣得金？’兑斋与遗山游，而其言如此，则《鼓吹》之选，信是遗山用意处耶？”用与元氏同游者的诗作证，是颇有说服力的。

我们点校的这本《唐诗鼓吹评注》（上海文明书局民国八年版），是清代学者综合前代人的研究成果，在几代人对《唐诗鼓吹》注解的基础上写成的。就现有资料来看，元代郝天挺《注唐诗鼓吹》是最早的注本，郝本只注出典，“虽颇简略”而“尚不涉于穿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也偶有引典失当之处。其后，明代廖文炳重为补正，增以诠释，疏解诗意，写成《唐诗鼓吹注解大全》。到了清初，钱朝肅等四人又对廖氏注解进行修正，而保留了郝氏的注释，成书之后，请钱谦益作序。钱氏在序文中说：“里中陆子勋先、王子子澈、子吁，偕余从孙次鼐，服习《鼓吹》，重为较雠，兼正定廖氏注解，刻成而请序于余。”既是“刻成而请序”，则钱谦益于此书之正文未付笔墨之劳，可以断定。但是，这本由钱氏作序的四人注解未能传至今日（四人另有《唐诗鼓吹笺注》，文字与此书不同）。钱氏死于1664年，1661年何焯出生，几十年后，何焯对钱氏作序的四人注解本作了眉批，这就是我们所点校的这本《唐诗鼓吹评注》。何以见得眉批的作者是何焯（即何义门）呢？批文中多次引用六朝诗人何逊（字仲言）的诗句，在对杨巨源《寄江州白司马》第三句（溢浦曾闻似衣带）的批文中说：“吾家仲言《日夕望江赠鱼司马》诗‘溢城带溢水，溢水萦如带’第三句用其语。”称何逊为“吾家仲言”，自然是何焯的得意口吻。何焯的眉批并非每首皆有，内容包括注音、校雠、考典、点评等，其中虽不乏独到见解，但也间发迂腐之论。例如，杨巨源《送章孝标》诗“日光金柱出红盆”一句，郝注赞曰：“日出海中，海水尽赤，望日光如金柱捧出红盆耳，此最模写妙处。”何焯则批曰：“‘红盆’二字，毕竟杜撰，开俚俗之门，不足为法。”斥为“杜撰”、“俚俗”，不过是因为前贤未曾使用过这个比喻，但如果用比皆见于前贤作品，则比喻的新巧又从何谈起？再如，对崔涂《过绣岭宫》诗“上皇曾此驻泥金”一句批语道：“‘驻’字不通之至！岂惟瞎一诗之眼，并‘泥金’亦似车矣。”按“泥金”有二义，一是指古代帝王行封禅之礼时所用的玉检、石检，检用金缕缠住，用水银和金屑泥封，称为“泥金”，后因借指封禅。二是借指帝王所乘的涂泥金的銮车。崔涂这

首诗是写自己经骊山绣岭宫时的观感，惋惜玄宗骊山行乐不恤国事而招致安史之乱，与封禅无关，郝氏引明皇开元十三年东封泰山事为“泥金”作注，本已失当，何氏因循此注而痛斥“驻泥金”语句不通，这是不知“泥金”尚可借指銮车，他对崔涂的戏谑恰好为自己画了个可笑的花脸。何焯为康熙进士，蓄书数万卷，以校定《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最负盛名，是当时很有影响的校勘大家。名望越大，自信越强，何氏之失误，亦不足怪。可以推断，《唐诗鼓吹评注》一书，是钱朝薰等四人在保留郝注、修改廖解的立意下完成的。而对于廖解的修改，也是局部的。所以，我们认为廖解对于解析《唐诗鼓吹》所选作品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不可低估。大凡注诗稍易，解诗为难。而社会读者仅靠简略注文，难于理解诗意。所以，解诗之功为大。而解诗又难免于一家之见，容易招致非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曾指责廖解“横生枝节，庸而至于妄”，其实，若让纪昀等人作解，结果也是如此的。四人评注本的功劳，就在于它局部地修正了廖解的某些偏颇，或者说是为读者提供了某种新的解诗思路，这自然是有益的劳动。

现在来谈谈何焯、钱谦益对《唐诗鼓吹》选篇的议论。由于该书只选七律，且以中晚唐作家作品为主，盛唐作家只选王维、高适、岑参、张说、崔颢、李颀数人，总共仅有 15 首，占全书所选篇数的百分之二点五，而且不选杜诗。对此，何焯在目录之页以引文为批语说：“王止仲云：‘元人为诗，独尚七言近体。盖元裕之衰之常哀萃唐人此体，为《鼓吹集》十卷，以教后学。其徒又为之注释，以广其传。其间抢择之不精，去取之无据，其人乖乱，其世混淆。’予每见之，未尝不笑其陋也。”何氏认为，元好问独选七律，是趋于时尚；而说该书选篇不精，对作者去取无据，其所指责的当是轻盛唐而重中晚的选篇原则，兼及不选杜诗。前文已经说到，元好问侧重选中晚唐伤时感怀之作，是用以寄托自己的故国丧乱之思，何焯对此未能理会，故发斥言。至于不选杜甫七律，应是元好问出于对杜诗的极为尊崇的心理反映。元好问在《杜诗学引》一文中，赞扬杜诗“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千变万化，不可名状”，尽得“九经百氏古人之精华”，又如“着盐水中”，浑然天成。在《论诗绝句》中，称美“少陵自有连城璧”。读过元氏七律的人，都会觉得其气韵沉雄颇似杜律，他于杜甫七律借鉴为多。在元氏看来，杜甫七律篇篇皆为金精美玉，是不可为选的。至于何焯批评《唐诗鼓吹》所

选作者“其人乖乱”，这倒有些依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曾指出：“第八卷中胡宿诗二十三首，今并见文恭集中，实为宋诗误入。”把宋人胡宿误入唐人，这仅是小有失误而已。

与何焯指责选篇轻盛唐而重中晚相反，钱谦益却对这种选篇取向大加赞扬。他在序文中对倡导盛唐诗的严羽、分界四唐诗的高棅进行猛烈抨击，视之为“邪根谬种”：“此为‘妙悟’，彼为‘二乘’；此为‘正宗’，彼为‘羽翼’。支离割剥，俾唐人之面目蒙幂于千载之上，而后人之心眼沉锢于千载之下。甚矣，诗道之穷也！”而对于元好问，则视之为“使唐人得洗发其面目，而后人得刮磨其障翳”的“先医”。钱氏是一向反对“诗必盛唐”的，在这里是借元好问选诗重中晚唐来发挥他的观点。其实，《唐诗鼓吹》所选作品只是七律，并不兼容各体唐诗。既然独选七律，则不能不考虑这种诗体在有唐一代各个时期所呈现的不同创作情势。五言律诗在初唐即已成熟、定型，涌现出大量的优秀作品。而七言律诗兴起较晚，其粘对规则在初盛唐时期诗坛上尚未达成共识，在题材内容上亦长时期摆脱不了应制和应酬，而且作品的数量也不多。施子渝先生曾就《全唐诗》中存诗一卷以上的诗人作品加以统计，结果显示：初盛唐的七律仅有 372 首，而中晚唐的七律竟多达 5531 首（见《东方杂志》第 40 卷第 8 号），相当于唐诗总数的十分之一。处于盛唐和中唐之交的杜甫，在推动七律进入繁荣局面上起到巨大的作用，所作七律 151 首（其中 38 首有失粘、拗而未救之病），这个数字相当于初盛唐七律总数的五分之二；而且在题材内容上彻底冲破了应制、应酬的藩篱，使七律能够像其他诗体那样广阔而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宋人王禹偁说：“子美集开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应该包括杜甫的七律所开创的中晚唐七律创作的繁荣局面。七律之盛，既然不在盛唐，而在中晚，那么元好问以中晚唐七律作品为选篇之重点，就是极为自然之举。这不能为钱氏的立论提供什么佐证。

本书采用上海文明书局民国八年出版的《唐诗鼓吹评注》为原本点校而成。体例上包括“校记”、“注释”、“解评”、“眉批”四个部分。校勘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出版的《全唐诗》为底本。原本的注释文字皆在行间，为了醒目，一并移到诗后，编排序号，与原处对应。原本诗末有诗意疏解，今作为“解评”放在“注释”之后。原本何焯的“眉批”，今为排印方便，置于篇末。本书采用简体横排，对原本的繁体字

和异体字,进行简化和规范化。对于原本的错字,均加以更正。引文中的错字可识别者亦予更正。这些更正之字必要者均以点校者按语出之。人名(如扬雄、杨雄)可以两存者,书名(如《楚辞》《楚词》)可以两存者,均依其旧。注释者为炫博学,部分注文属于搜剔僻典,与诗意无关,但为保持原本面貌,对其仍予保留。遗憾的是,限于手头图书资料,对其所引用的奇书僻典,了解不全。错误之处,谨请方家指正。

韩成武

《唐诗鼓吹评注》序

《唐诗鼓吹》十卷，相传为元遗山选次。或有质为假托，以谓遗山集中无一言及此选，而赵序郝注真赝错互，是固不能以无疑。余谛观此集，探珠搜玉，定出良工哲匠之手。遗山之称诗，主于高华鸿朗、激昂痛快，其指意与此集符合，当是遗山巾箱箧衍吟赏记录。好事者重公之名，缮写流传，名从主人，遂以遗山传也。

世之论唐诗者，奉近代一二家为律令，《鼓吹》之集，仅流布燕赵间。内府镂版，用教童竖，若王荆公百家之选，则罕有能举其名者。盖三百年来，诗学之受病深矣！馆阁之教习，家塾之程课，咸禀承严氏之《诗法》、高氏之《品汇》，耳濡目染，镌心刻骨。学士大夫生而墮地，师友熏习，隐隐然有两家种子盘互于藏识之中，迨其后时，知见日新，学殖日积，洄盘起伏，只足以增长其邪根谬种而已矣。嗟夫！唐人一代之诗，各有神髓，各有气候。今以初、盛、中、晚厘为界分，又从而判断之曰：此为“妙悟”，彼为“二乘”；此为“正宗”，彼为“羽翼”。支离割剥，俾唐人之面目，蒙幂于千载之上，而后人之心眼，沉锢于千载之下。甚矣，诗道之穷也！

荆公、遗山之选，未必足以尽唐诗，然是二公者，生于五、六百年之前，其神识种子皆未受今人之熏变者也。由二公之选推而明之，唐人之神髓、气候历历具在，眼界廓如也，心灵豁如也，使唐人得洗发其面目，而后人得刮磨其障翳，三百年之痼疾几其霍然良已也。则以二公为先医可矣。

里中陆子勣先、王子子澈、子吁，偕余从孙次鼐，服习《鼓吹》，重为较雠，兼正定廖氏注解，刻成而请序于余。夫鼓吹，角声也。人有少声，人于角则远。四子其将假遗山之《鼓吹》以吹角也，四子之声自此远矣。喜而为之序如此。岁在屠维大渊献，余月二十二日，虞山蒙叟钱谦益书于碧梧红豆村庄。

目 录

说明	1
前言	3
《唐诗鼓吹评注》序	9



唐诗鼓吹评注卷第一

(56 首)

柳子厚(10首)	3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3
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	4
柳州寄丈人周韶州	5
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	6
岭南郊行	7
柳州峒氓	7
别舍弟宗一	8
再授连州至衡阳酬赠别梦得	9
杨尚书寄郴笔	10
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	11
刘禹锡(15首)	12
西塞山怀古	12
汉寿城春望	13
荆门道怀古	14
早春对雪奉寄澧州元郎中	15
松滋渡望峡中	16
送张源中丞充新罗册立使	17

洛中送杨处厚入关便游蜀	18
送周使君罢渝州归郢中别墅	19
送浙西李仆射相公赴镇	20
送蕲州李郎中赴任	21
赠日本国僧智藏	22
哭庞京兆	23
哭吕衡州时余方谪居	24
东岳张炼师	25
送李庾先辈赴选	26
许浑(31首)	27
凌歊台在太平州当涂县北黄山上宋高祖所筑	27
途经骊山	28
咸阳城西门晚眺	28
送萧处士归缑山别业	29
金陵怀古	30
京口闲居寄两都亲友	31
郊园秋日寄洛中故人	32
卧病时在京都	32
登洛阳故城	33
伤虞将军	34
竹林寺与德玄别	34
尝与故宋补阙秋夕游练湖南亭今复登赏怆然有感	35
登尉陀楼	36
题崔处士山庄	37
凌歊台送韦秀才	38
送南院卢判官罢职归华阴山居	38
题四皓庙	39
淮阴阻风寄呈楚州韦中丞	40
祗命南海至庐陵逢表兄军倅奉使淮海别后却寄	41
送王总下第归丹阳	42
怀旧居	43
与韩郑二秀才同舟东下洛中亲朋送至景云亭下	44

秋日候扇	44
霸上逢元九处士东归	45
经故丁补阙山居	46
题卫将军庙并序	47
村舍	48
李宣自殿院衔命归阙拜外郎	49
八月十五夜宿鹤林寺玩月	50
秋晚云阳驿西亭莲池	51
晚自朝台津至韦隐居郊园	52



唐诗鼓吹评注卷第二

(55 首)

薛逢(22首)	57
开元后乐	57
长安夜雨	58
长安春日	59
宫词	60
汉武宫词	61
送灵州田尚书	62
猎骑	63
韦寿博书斋	63
金城宫	64
惊秋	65
潼关河亭	66
送衢州崔员外	67
六街尘	68
潼关驿亭	68
五峰隐者	69
上吏部崔相公	70
悼古	71
九华观废月池	71

八月一日驾幸延喜楼看冠带降戎	72
送刘郎中牧杭州	73
贫女吟	74
夜宴观妓	74
韩偓(19首)	75

春日与裴迪过新丰一本作昌里访吕逸人不遇	98
高适(1首)	99
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	100
岑参(1首)	101
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	101
张说(2首)	102
奉和春日幸望春宫	102
幽州新岁作	103
耿湋(2首)	104
道傍老人	104
送友人游江南	105



唐诗鼓吹评注卷第三

(64首)

陆龟蒙(35首)	109
忆白菊	109
别墅怀归	110
寄淮南郑宾书记	110
小雪后书事	111
鵁鶄诗并序	112
二遗诗并序	113
奉和袭美送弘惠上人	114
闲书	115
白菊一丛呈一二知己	116
奉和袭美悼鹤	117
奉送浙东德师侍御罢府西归	118
奉和褚家林亭	118
寒食同袭美访寂上人	119
江南道中(三首)	120
行次野梅奉和日休韵	122
扬州看辛夷花	123